

《六书略》反切的来源问题

薄守生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六书略》音注来源问题关系到对其语音性质的判断, 是进行音系研究的基础。在统计、比较《六书略》反切的基础上, 认为《六书略》音注来源于多种韵书, 包括来源于《类篇》, 但《类篇》不是其唯一来源。

关键词:六书略; 反切; 说文; 类篇; 集韵; 音系

中图分类号: H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160-04

《通志·六书略》^[1]为郑樵的文字学著作, 主要涉及六书理论、字母理论、梵汉对比等内容。《六书略》是第一个打破《说文》的540部、专用六书来给汉字分类编排的文献, 这种按六书列字的方法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目前, 详细研究《六书略》反切来源者不多。陈梅香在《郑樵声韵学研究》^[2]中转引丁国华的观点: “《六书略》反切主要来源于《类篇》反切。”^①笔者却未能获见丁国华之文, 不敢盲从丁国华的这个观点。

笔者穷尽地统计了《六书略》中前五书的反切, 把这些反切和《说文》^[3]和《类篇》^[4]反切进行比较。这个统计不包含直音的情况, 只统计反切, 因为在比较音注来源时直音的比较更为复杂。这个统计也不包括《六书略》第六书的内容, 第六书为假借, 这部分内容引用典籍较少(沿袭他书的反切也较少), 并且其音注较为复杂, 这部分音注材料笔者另有用途(主要用于语音构词研究), 所以, 《六书略》第六书的音注不在本文音注比较的范围之内。通过这种对《六书略》《说文》《类篇》的穷尽统计(部分反切还和《集韵》^[5]的反切进行了比较), 再辅以《说文》《类篇》音注性质的简单论述, 在此基础上, 笔者对《六书略》的音注来源和语音性质进行了推测。

一、《六书略》反切来源数字统计

传统语言文字学基本上属于经验论, 比如说传统训诂学中形、音、义的“六个互求”就是一种经验,

它有时很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但这种学问很难被看做是“精密的科学”^②。定量研究是在科学昌明以后才大兴其道的, 然而, 现实世界上还有一些本身就不属于“科学范畴之列”的事物。我们认为, 学术研究之定性定量不可偏废^[6-7]; 并且, 定量研究一定要小心, 因为“越精密越容易误导”而“经验型的约摸着来”(这里不是在谈“模糊语言学”)反倒不会误导人。下面是一个定量统计, 我们力图追求精密, 但也不敢对其科学性夸大其词。

笔者统计的《六书略》前五书中的反切共有1457个, 其来源于《说文》或《类篇》的相关数见表1。

表1 《六书略》反切来源比较

序号	说文	类篇	数量	百分比
1	=	注 ^③	413	28.35
2	≠	ㄣ	300	20.59
3	∅	=	227	15.58
4	≠	=	203	13.93
5	≠	≠	146	10.02
6	∅	ㄣ	107	7.34
7	∅	≠	36	2.47
8	∅	∅	15	1.03
9	≠	∅	10	0.69
合计			1457	100

表1需要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1) 为了表述简洁, 我们用数学符号表示各种来

收稿日期: 2011-09-09; 修回日期: 2012-06-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12YJAZH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12XYY001)

作者简介: 薄守生(1975-), 山东临沂人,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语言学史。

源关系, 等号“=”表示反切完全一致且两种材料中的反切数相同, 不等于“≠”表示二者反切不同(反切用字不同或/和反切数量不同), 包含于“⊆”表示前者的反切都能够后者中找到且后者注出的反切数可能多于前者, 真包含于“⊂”表示前者的反切都能够后者中找到且后者注出的反切数多于前者, 空集“∅”表示在这种书中没有这个反切。

(2) 具体统计数字所对应的材料太多, 无法在此附上。

(3) 表中默认的“关系行”的首项是《六书略》, 例如第2种情况, 意思是《六书略》≠《说文》且《六书略》⊂《类篇》, 其他同此。

上表9种类型, 每种类型分别举2个例子如下。

第1种类型, 例如“厂”字《六书略》为“呼旱切”, 《说文》为“呼旱切”, 《类篇》为“呼旱切、虚肝切”。又如“𡵓”字, 《六书略》和《说文》都是“直例切”。

第2种类型, 例如“𧢲”字《六书略》为“鲁猥切”, 《说文》为“落猥切”, 《类篇》为“鲁猥切、卢对切”。又如“𡵓”字《六书略》为“之笑切”, 《说文》为“之少切”, 《类篇》为“之笑切、市沼切”。

第3种类型, 例如“𡵓”字《六书略》“于口切”, 《说文》未见此字反切, 《类篇》为“于口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徐侵切”, 《说文》未见此字反切, 《类篇》为“徐侵切”。

第4种类型, 例如“中”字《六书略》为“丑列切、采早切”, 《说文》为“丑列切”, 《类篇》为“丑列切、采早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母礼切”, 《说文》为“莫礼切”, 《类篇》为“母礼切”。

第5种类型, 例如“𡵓”字《六书略》为“蒲廉切”, 《说文》为“匹卦切”, 《类篇》为“匹卦切、普卦切”。再如《六书略》在“梁”字头下注“刃”字为“初良切”, “刃”字在《类篇》和《说文》中均为“而振切”。

第6种类型, 例如《六书略》在并排字头“山岳”中注“岳”字音为“鱼衔切”, 《说文》字头“岳”未注反切, 《类篇》字头“壺岩岳”并排且注音为“鱼音切、吾含切、五緘切、鱼杵切、牛廉切、鱼衔切、鱼咸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悉则切”, 《说文》字头“𡵓”未注反切, 《类篇》为“悉则切、先代切”。

第7种类型, 例如“𡵓”字《六书略》为“蒲未切”; 《说文》字头隶定为“𡵓”字, 未注反切; 《类篇》有字头“𡵓”音为“北未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辛於切”, 《说文》未见此字反切, 《类篇》为“新於切、写与切”。

第8种类型, 例如“𡵓”字《六书略》为“居月

切”, 《说文》和《类篇》未见此字反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汝甘切”, 《类篇》和《说文》未见此字反切。

第9种类型, 例如“𡵓”字《六书略》为“达合切”, 《说文》为“徒合切”, 《类篇》未见此字反切。再如“𡵓”字《六书略》为“实职切”, 《说文》为“乘力切”, 《类篇》未见此字反切。

在这个表中, 第5、7、8、9种类型原本是需要去和《集韵》进行比较的, 由于涉及《六书略》《说文》《类篇》《集韵》四种材料, “关系项”达四种之多, 例如第7种类型又分为下面四类: 《六书略》音注在《说文》∅且《六书略》≠《类篇》且《六书略》=、≠、⊂、∅《集韵》, 在表述上就更加繁复了, 这便使得问题更不清晰。所以, 笔者在这里没有再对《集韵》的情况进行穷尽统计, 笔者只对这第5、7、8、9种类型进行了抽样对比, 从抽样中看, 《六书略》=、≠、∅《集韵》三种情况都有。

在分析上述数字之前,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说文》音和《类篇》音的性质问题。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对上述数字有所把握。

二、《说文》音和《类篇》音的相关问题

(一)《说文》音的性质问题

许慎在作《说文》时, 反切注音尚不通行。崔枢华认为“许慎为《说文》释音, 原只用读若一法。汉末产生了反切, 隋唐以来, 又出现了《切韵》《唐韵》等韵书。从此之后, 治《说文》的人大多以反切的方式为《说文》注音。例如小徐《说文解字系传》取李翱音, 大徐则据《唐韵》为《说文》注音等……大徐本《说文》所标明的音切, 并非许慎《说文》之旧, 故径称‘说文音’不确; 不是徐铉率意自作之音, 故亦不宜称为大徐音; 大徐等人自称‘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 据此虽然可以约略地把它看作《唐韵》, 但利用韵书为字书注音, 其中已包含徐铉等人的选择, 何况有时正如段氏所说‘鼎臣所说不必皆《唐韵》也’, 所以如果把它等同于《唐韵》也有些欠妥。这种语音材料, 确切地说是徐铉等人根据《唐韵》为《说文》所标注的读音”^[8]。这可以看作是对《说文》音的性质的认识。

就目前来看, 研究《说文》的既有文献浩如烟海, 不可谓太少。但是, 专门研究《说文》的语音性质的文章, 相对来说要少一些。研究《说文》, 也包括对《说文》切语的校订, 这是《说文》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蔡梦麒认为, “就研究大徐本而言, 切语的校订

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而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还有待学人们的进一步努力”^[9]。大徐本《说文》音切确实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有待于进一步校订。蔡梦麒认为,“徐铉注音也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导致徐铉注音的失误……这些注音问题有的涉及语音的选择、有的涉及意义的确认、有的则与字形辨别有关”^[10]。《六书略》反切作为校订《说文》音切的辅助性材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说文》对《六书略》的影响。

从大徐和郑樵的生活时代来看,郑樵能够见到大徐本,并应该有所参考。《六书略》引用《说文》的地方有近千处,既包括参考《说文》的释义,又包括引用《说文》的反切。

(二)《类篇》音和《集韵》音

《类篇》本是为配合《集韵》而编写的,《集韵》作韵书使用,《类篇》作为字书使用。《类篇》书后有“附记”,介绍《类篇》的成书情况:“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佑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知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类篇》以字统音,在查检字音上远比《集韵》方便得多。

关于《类篇》音注和《集韵》音注的关系,杨小卫认为,“《类篇》反切注音以《集韵》为本,吸收了《集韵》对前代和同时代注音进行改良和革新的成果……在部首字中,《类篇》的反切注音不遵循《集韵》而明显忠实于大徐本《说文》”^[11]。在“又音”上,《类篇》还对《集韵》的少数又音进行删、改、并。《类篇》比《集韵》更注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总之,《类篇》与《集韵》确实有“如一炉之冶”的情形。也就是说,纵使《类篇》音注有些和《集韵》音注并不相同,但是在“语音性质”上,通常认为它们的语音性质基本相同。

《六书略》成书时代稍晚于《类篇》《集韵》,郑樵在著《六书略》时应对《类篇》《集韵》有所参考。

三、相关数据分析暨结论

利用表1我们可以作出如下一些分析。

第1种类型,百分比28.35%,说明《六书略》音

切受《说文》音影响很大。第2种类型,百分比20.59%,说明《类篇》也是《六书略》音切的重要来源。第3种类型百分比15.58%,第4种类型百分比13.93%,进一步说明《六书略》音切来源于《类篇》的可能性较大。第5种类型,百分比10.02%,说明《六书略》音切除了来源于《说文》和《类篇》外,还另有来源。这个10.02%的比例其实并不算小,因为《类篇》收集的音已经很丰富了,连《类篇》都没有收的音,其来源问题更值得重视。第6种类型,百分比7.34%,这种类型其实可以和第2、3、4种类型结合在一起,总共为57.44%,占半数以上,说明《六书略》音切可能主要来源于《类篇》音。第7、8、9种类型,总百分比4.19%,说明《六书略》反切另有来源,绝对不止《说文》和《类篇》两种来源。这三种类型还可以和第5种类型综合起来,其百分比已达14.21%,比例已经不算小了。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六书略》反切受《说文》反切影响较大,《六书略》反切主要来源于《类篇》;但是,《六书略》反切有相当一部分既不来源于《说文》,又不来源于《类篇》,必定另有来源。至于“另有来源”是否指来源于《集韵》这个问题,从笔者的抽样对比来看,有个别的《六书略》反切来源于《集韵》,还有很多在《集韵》中并没有查到。所以,《六书略》反切不止来源于《说文》《类篇》《集韵》。

《六书略》的音注来源当有多种,来源于数种韵书、字书,《说文》《类篇》《玉篇》《集韵》等等众多韵书字书都有可能是它的来源。《六书略》反切来源于《类篇》,且有占半数以上的反切来源于《类篇》。至于丁国华的观点“《六书略》反切主要来源于《类篇》反切”中的“主要”则稍嫌模糊,丁国华的观点很容易使人产生“《六书略》反切完全来源于《类篇》反切”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会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六书略》反切语音性质的判断。

四、两点意外的收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仅仅是得知了《六书略》的反切来源这个问题本身,我们还有两点收获。

(一)《六书略》的语音性质

我们据此可以得知《六书略》语音性质的某些特点,从而能够正确地认识字书音系的相关问题。

在进行语音史的研究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急于去构建某本书的音系,我们应该要首先分清这些书中的音切的来源(历史层次),即所谓的“全面分类、逐

类定性”^[12]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管异地“一锅煮”的系联行为,“一锅煮”的音系不是一个“综合音系”,而是一个“人工音系”。当然,我们知道,对于人类语言而言找寻“纯粹”的音系只是一种不切实的奢望。因此,对于音系我们屡有“杂糅”或者“综合”的说法,纯粹的“一时一地”的音系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们对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理解绝不可过于机械化了。相对而言,方言调查(口语)的音系比通过书面文献材料整理出来的音系要更纯粹、更“一时一地”一些,这仅仅是因为书面材料可以“杂糅”的包容度更大一些,口头上发不出来的音在纸面上可以写得出来。

著名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曾就切韵图提出了“层累性”学说,影响颇大。在此,我们进一步思考,哪一个字的读音没有经过历史的“层累”呢?每一个大活人的方言里边都可能沉淀着上古时代的印迹,每一个现代方言都可能蕴含有若干历史层次的化石和生长素。对于音书、韵图来说,没有绝对的“纯粹”,“层累”应当是最为普遍的存在。

(二)《六书略》字形、释义源流

不仅仅是语音方面,辅以其他材料,我们还可以得知《六书略》在字形根据、释义源流等方面也有许多来源。我们认为《六书略》为郑樵所独创的可能性很大,但这是就《六书略》的以六书统字的形制、结构来立言的,并不是说其中的每一个字的形、音、义都是郑樵独创的。

《六书略》中明着引用《说文》的内容不少,但这并不代表郑樵只借鉴了《说文》一书,《类篇》《玉篇》《集韵》等等众多字书韵书都有可能是郑樵借鉴的对象。

注释:

- ① 陈梅香提供的引用出处为:丁国华《郑樵六书略研究》,台中:私立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第68-70页。
- 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字学博导李运富对“六书”也有颠覆传统之论,其根据也在于“六书不是严密的学术分类”,只是“大体上说而已”一类的“差不多”的经验。
- ③ 《六书略》反切完全同于《说文》者,笔者没有进一步去比较《类篇》,所以,对于这种类型,可能存在《六书略》 $\subseteq$ 《类篇》的情况。《六书略》反切不同于《说文》者,一律去和《类篇》进行比较。

参考文献:

- [1] 郑樵.通志[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2] 陈梅香.郑樵声韵学研究[M].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5:92.
- [3] 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 司马光.类篇[Z].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丁度.集韵[Z].北京:中华书局,2005.
- [6] 薄守生.语言规划的经济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2):62.
- [7] 薄守生,赖慧玲.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2.
- [8] 崔枢华.《说文》今音讨论[J].古汉语研究,2002(4):36-44.
- [9] 蔡梦麒.大徐本《说文》切语校订拾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6):73-77.
- [10] 蔡梦麒.《说文解字》徐铉注音质疑录[J].古汉语研究,2007(1):23-28.
- [11] 杨小卫.《类篇》对《集韵》反切注音的继承与革新[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6):69-73.
-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缀玉二集.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学术论文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80.

On the Origins of the Fanqie(反切) in Liushulue(六书略)

BO Shousheng

(Literal Arts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rigins of the Fanqie(反切) in Liushulue(六书略) concerns how to judge its phonetic nature, all of which is the basic of phonetic system study. By the exhaustive statistics and contrast of these Fanqie(反切), we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Fanqie(反切) in Liushulue(六书略) derived from many Yunshu(韵书), including Leipian(类篇), but Leipian(类篇) was not the only origin.

Key Words: Liushulue(六书略); Fanqie(反切); Shuowen(说文); Leipian(类篇); Jiyun(集韵); the sound system

[编辑:汪晓]